# 风流的代价全

风流的代价

古往今来女人红杏出墙如过江泥鳅时有耳闻，仔细分析起来原因不外有四：

１．丈夫房事能力不足。

２．男人不在身旁，难耐空虚寂寞生活平淡。

３．基本上女性较具经济性偏重于物质，那个男人可以满足虚荣心较具物质供应能力便靠过去。

４．此女人本性浪荡水性洋花。

费太太年轻貌美，她是属于第四种兼具第二种双重性的女人。

费龙祥的工作很不安定，时常因依工地的更换而南北游走，收入更是但求温饱。为了安顿老婆，费龙祥向周进贷屋而居，不过费龙祥因为远出工作，很少回家。

周进是个中年男子，四十开外并没有结婚，他仗着家里是大地主，在父亲的遗产中他分得了不少的地产。这使得日后的周进不愁吃穿，即使每日游手好闲，他依然可以坐拥财库，光每月房租的收入不少于六位数字。

费龙祥向周进承租可以说是同在屋檐下房客与房东住在一起。

费龙祥昨天甫回来，过了今夜又要离开。

晚上两人早早洗完澡，也早早上床。原因无他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如果要等到下一次又要担搁一些时日，因为明天丈夫又要外出工作啦！

「食色性也」，娇艳的费太太自然希望丈夫能多陪伴她，也好慰藉她空旷的时日费龙祥脱掉自己的衣服后，将老婆按倒在床上。两人热烈的亲吻着，他的手不停的在她身上抚摸。

「……唔……嗯……嗯……」费太太轻唔着、娇嗔着、急喘着。不久，她的衣服也被饥渴的丈夫剥去，费龙祥脱掉她仅存的乳罩之后，忍不住埋首狂吻着她的乳房，他用舌尖舐着她的乳头。

「啊……哎哟……死人……好爽……啊……」安太太眉目深锁，朱唇内露出皓齿，她微伸着香舌。

丈夫的魔手继续在她的大腿、粉臀上抚慰。

「哎哟……嗯……嗯……嗯……啊……」她扭妮着、燸动着、呻吟着、淫浪着，淫水在她的嫩穴内溢淌而下。

「呵……啊……良人……干我吧……要……要……」

费龙祥下面那老二也早已暴跳如棒，雄纠纠的等待着嫩穴，老婆已吩咐他插穴，做丈夫的焉有拒绝之理？于是他将老婆抱至床边，令其趴着，龙祥则站在地板上。他把她的两腿分开，太太的淫水已滩了不少。

他看到下体四周淫水漫漫，不由分说，龙祥将阳具对准穴户然后一骨碌的将下体一沈，腰际一顶，「叼……叼……」那条大阳具已登堂入室。

「卜滋！卜滋！」

「嗯……嗯……嗯……好丈夫……亲亲……用力……干妹……妹……啊……嗯哼……」

「呼……美死……啦……快……快……干……」她疯狂至极，意乱情迷，垂手顿足似的抓着床单。他的血液加速，卵蛋不停的在空中摇曳。

又是一阵——「卜滋！卜滋！」

费太太禁锢已久，显得特别浪荡，阴户的夹功也特别紧缩，夹得老二舒畅无比，费龙祥手按捺在她的浪臀上一味的冲刺。

「卜滋！卜滋！」

「哦！……啊……亲丈夫……好丈夫……妹妹……啊啊……用力……是……是……美……」

「啊……妹妹……来啦……唔……」

「啊……呵……哥……也来……啊……」

「嗯哼……给……妹妹……要……丈夫……给我……」

两人你来我往，陶醉在春风里，两人同时一阵哆嗦，费龙祥软弱无力的趴压在太太身上，费太太更不知所云、娇喘不已………

这礼拜天，费龙祥并没有回家团聚，他打电话说，因为工程进度延迟，必须赶工，最快要一个月后才能回家，对费太太来说这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。费龙祥走后转眼又是一个星期，她守着空闺寂寞难奈，听丈夫说还要再一个月后才有可能回家。

今天晚上，房东周进邀费太太一块共进晚餈。

费太太一来难排心中孤寂，二来周先生邀约，同在屋檐下焉有拒绝之理。周进当然知道费太太经常空闺独守，人同此心心又同此理，周房东向来寡居自然体会得孤独的滋味。对他而言，邀约费太太只不过想制造些机会接近她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他很想跟她上床，他注意她很久了。果然这一夜，他占有了她，而且发现到外表端庄的费太太原来是淫荡绝色美女也！